

壯悔堂全集

上海掃葉山房
石印

睢陽侯方域朝宗著

壯悔堂全集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序

壯悔堂集蓋雪苑侯子少所作壯而悔以名其編也侯子以卓越不世見之天
姿生明季家國鼎沸之際遷播流離卒無定處目覩胸中之學後以高乎
一世之人必不能率意而湯為此文以其親冰井汪冕峰二子抗侯子之不得展其
才天之困厄之在不留餘力所以至侯子之成日磨礱以世之俾之探囊握勝而
成爲才人之文亦幾之不僅爲才人之文向使侯子天或昌其學理其過得以優
游漸漬以充其學識之所能爲是將使人不僅見其才而且以爲今之侯子即古
之韓子柳子歐陽子而無不可也侯子而僅爲才人之文亦足爲侯子然則予之
歎侯子者有限而世之有侯子之才不得爲侯子者學識之未充文渾渾焉不傳
於世以視侯子不且無幾已時耶予故以予之慙侯子者以序侯子之文

繡谷六句冬人省菴趙承恩謹序

壯悔堂文集序

侯子曩所刊古文數百萬兵火焚佚盡亡空冊乙亦欲目以甫歸里始悔前在
文為之未合于法而卒兵火為掩拙故今十年中始出古文以千卷以付徐子
而叙之叙曰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石擬莊列擬荀韓擬左國公穀
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似美卒以明唐宗年文則可謂溺于李夢陽何景明之說石
中無確然可信者也夫孔子之時言冊籍之時已數千年孔子刪書紀于左叙詩
綴以商以明世遠言湮滅沒莫攷但舉二千年以內之言擇其雅者為人誦習之
注古者注其近古者已矣蓋古文如漢如莊列如荀韓如左國公穀如石鼓文穆
天子傳注美具于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沒此之文不能遺馬遷然馬遷之
文注具矣雖裁有未備也備之者吳昌黎柳州唐陵眉山諸子乎諸子之于馬遷
稱前皆思蓋之于孔子也蓋必學孔子於吾學其學前皆思蓋之已矣文必學馬
遷然善學其學昌黎柳州唐陵眉山之已矣蓋進而上之必莊列如荀韓如左國

為公穀為石鼓文穆天子傳穆義農之制作皇娥之歌謠焉而不可為像也侯
子今十年之文則可謂離于夢陽景明之說而中有確然可信者也蓋夢陽景明
謂為文本于馬遷是矣乃此為法銘書記諸作景明稱稍可信而夢陽則支蔓
至率降而為州白雪此子尤而致之明三百年所以可謂為古文章也詩之所
以越宋元而直同于唐也夢陽景明之功也文之所以三百年支蔓至率而夢陽
景明之過也而世稱莫之寤也惟侯子之文本馬遷為高曾而實宗子昌黎柳州
庾信眉山諸子一氣磅礴百折不移種舉世不喻未有以易之也或曰信子之言
則昌黎此子之文反居于遷固莊列管韓左國公穀石鼓文穆天子傳之上矣對
曰君子之為古文辭也為其真者而已矣真者不必其貌之似也彼偽具真者
以銅書飾以土飾亦何益乎篆隸之愛而八分以草也晉之義之獻之唐之虞世
南款真卿亦工其愛而巳矣不問其習篆隸也知此此可以讀侯子之文矣社
布徐陽唐爾黃氏撰

壯悔堂文集序

事有數百年失之而一經得之者或遇之於洛陽遺書而急稱之不知也或數百年失之而一經得之者或遇之於小北橋不能不以之興感況於數百年失之而一經得之者乃在於經國之業不朽之際其國于世何如也嗚呼文章至今日凡數度矣易者詩書春秋四子之書以載道也死可以文言也歐陽脩曰讀易如無書秋讀詩如無書聖人之文不可及也至矣哉脩之研兄至隱也哉世皆知誦蘇洵之文而洵乃溯源於孟子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至賢之文莫不有條理矣進乃舍出乃合離起伏開文之愛而具乎規矩放于戰國接乎漢氏而離、蔚、爭長並出亦魏乎吳盛哉漢氏之文不易矣尤異者為司馬遷班固、為馬不及遷者而遷遂為古今文之冠然則合離起伏極文之愛而莫不有規矩後之學者其為求之遷乎可矣求工於字而句晉以沒之失也昔人所以謂之衰也直謂之無文焉可也嗣盛嗣衰而衰之極者至於明古人之文潔而明之文冗古人

之文粹乃明之文膚古人之文朴以蒼乃明之文媚明之文鉤棘夫晉以沒以
求工於字其句者失之乃在唐宋有韓柳歐蘇曾王洵公取元潔者精其朴以蒼
者乃以合離起伏變化而一手規矩其極之韓柳歐蘇曾王洵公極之乃明乃以
其冗其膚其媚乃鉤棘其見其潔其精其朴以蒼其以壞之文之統不亡吾知必
以韓柳歐蘇曾王洵公於六代五季乃韓柳歐蘇曾王洵公於六代五季六
則必乃其此其於於明當此之時乃視其人其此何如也需之而遇之其為
咨嗟讚嘆乃急稱之其又可知也則予友侯子其人也侯子曩以請其制舉藝名
海內海內凡在宿儒無不知有侯子乃尚未見侯子之為古文也侯子十年為嘗
出為整璜之作乃近乃大毀其向文求其為韓柳歐蘇曾王洵公以乘於司馬遷
其乃肆力焉乃其文已竟而韓柳歐蘇曾王洵公等皆司馬遷歷四海周天下名
山大川廣而遇之故其文奇偉振耀古今夫文死往以存也侯子向嘗遊兩都歷
道塞浮江淮吳越親覽人物之威所涉其多則所行于司馬遷益精理是乎

中乃充其外知古作此者明矣今將次此為文以于世所為離合報伏者化乃
合乎規矩也世應具見也壬辰秋九月同里年盟弟徐作肅恭士書

侯朝宗先生傳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祖執蒲明太常寺卿父恂戶部尚書風節皆為世所仰重方域生有異質侍父京師多為賢公卿所賞拔謂強記可比漢張安世幹局可比唐李文饒足稱膏飫中才子弟方域既出事公卿又習聞家庭訓述遂能諳練當代典故別白士大夫賢否歸益讀書交結里中雋異如賈開宗徐作霖劉伯愚吳伯裔兄弟輩日相切磨為文皆古雅淡泊復能以氣誼自尚於是名起雪苑南國應復兩社之豪翕然宗之年二十二就試金陵雲間楊廷樞携登金山俯仰慷慨有極目神州舍我誰濟之歎既而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以口舌嚴崔魏遺孽之誅一時文章氣節經濟之譽爭歸朝宗焉其後父督軍援汴方域亟效言迫於時勢遂寢其策遣往寓吳道遇叛帥劉超刼使畫策方域不少為屈縷縷分別禍福為陳北都困迫惟以所統疾走勤王庶可轉敗為功即不然亦可湔洗惡名失此則身死名辱言皆深中事機識者聞之謂朝宗每以經綸自許今乃知為

不謬也迨福王立於南都馬士英以定策蒙寵諸見廢於正論皆黃緣以復進曩
為方域所斥絕者躡位司馬欲修故怨假詔逐捕幾殺之逃匿史可法軍中乃免
天兵渡江始歸田里與一二老儒討論文章性道之指所得往往益深其散見
於篇中皆歷歷可考也蓋痛懲少年果銳浮華無所用漸欲反身切治以要其歸
未幾卒方域生於貴冑負高才重望有不可一世之意然人有一善即在孤寒未
嘗不獎激推引與之均禮其尤賢者則屈已下之惟恐不得所欲寧易為人所可
及苟克其志即古休休有容以善養人又何尚焉而使不在興賢育才之地抑亦
斯人之不幸與嗚呼

論曰世之知有朝宗者衆矣類以其文云耳即其氣節才猷亦不過視為文中之
藻葩或未能盡知而許為果然也況有能進於是焉者乎舉細遺大惡在乎其知
之也余獨信先生有幾道之姿特降年不久未盡其變化之用耳以語世人未見
有契余言者嗚呼人豈易知知人亦豈易言苟非無蔽於前而逆溯其命急救汴

也司徒公大駭曰如此是我先跋扈矣小子多言不宜在軍亟遣還吳而採其言飛章上請為忌者所厄迄無成功噫司徒公之守經公子之達變卒皆不見用豈不惜哉後司徒公徵調不前解圍無策汴為河所沒而復逮公下請室許定國選螟觀望終殺高傑為豫腹心患人始歎公子料事多奇中云公子既還吳旋值甲申之變留都擁立福王而當國者馬士英與閹黨阮大鍼比大鍼僉壬凶險顧少有俊才其未黨閹時司徒公絕愛之後以身陷大逆見擯君子猶欲以世講之誼與公子通殷勤且欲藉公子以解於四公子之徒公子拒之峻事見公子集內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中大鍼得書怒日夜謀殺公子及得志大興黨人之獄公子走依高傑得免傑遇害公子說其軍中大將策甚善不聽公子乃身歸奉司徒公伏處鄉國苦無聊侘傺惟日與二三同志修復舊社痛飲悲歌以寓其牢騷不平之志焉暇即肆力於詩古文自編四憶堂詩壯悔堂文二集各若干首論者謂其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洵不愧也制舉藝亦成一家言特數奇不偶已

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諱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復為忌者所阻斥置副車嗟乎此固命也然以之人之才一第又寧足為重輕哉公子沒時年纔三十有七歿後遺集傳誦天下而古文尤為當世所宗尚余雖不及見公子而雅好其文公子之兄赤社先生方夏成丙戌進士又與先少保為齊年友故知公子事甚悉公子身沒言立子孫皆能世其家學孫重喜以明經為開封教授才有文

論曰今天下詩家頗不乏而古文之作者顧稀豈不以工有難易哉以余所見侯公子壯悔堂集其必傳者也與公子後先接踵者豫章王于一猷定之四照堂集宣都魏冰叔禧之易堂集吳江計甫草東之改亭集皆在伯仲之間而長洲汪茗文琬操繩尺衡量諸家失之過嚴去取多未嗛人意其自著類稿亦多可議者余曾于南草集序微發其端大指已略可見公子同邑宋牧仲中丞方刻諸家文行世當必以公子集為稱首余欲寓書中丞勸其自出心裁而不可拘拘於茗文之去取恐微言未足信重偶於傳公子而聊附及之中丞知與不知不必問矣諸家

之外余素所服膺者尚有余師武林陳稽留先生祚明之敝帚集余友秀水朱錫鬯彝尊之竹垞文類倘與諸家並傳不朽誠一時之盛也而公子之所得不既多乎時

康熙乙亥孟夏望後一日燕越年家後學胡介祉拜撰

本傳

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也。幼博學，隨父司徒官京師，習知中朝事。嘗歎曰：「天下且亂，所見卿大夫殊無足以佐中興者，其殆不救乎？」去遊金陵，為一時所引重。尤負氣，阮大鍼願與交，不肯往。後大鍼興黨人獄，欲殺方域。渡揚子，依高傑，得免。豫王師南下，傑已死，方域說其軍中大將急引兵斷盱眙浮橋，而分揚州水軍為二戰。不勝，則以一由泰興趨江陰，據常州；一由通州趨常熟，據蘇州財賦之地，跨江連湖，障蔽東越。徐圖後計。大將不聽，以銳甲十萬降。從其軍渡江，授官辭歸。明思宗時，劇寇李自成破河南四郡，圍汴。司徒出視師。方域當進計曰：「大人受討賊重任，師纔一旅，廟堂言議牽制難行。奏乞兵糧，甲仗皆遠在數千里外，不可猝得。今賜劍久虛，不用願破文法，首徇一甲科令，守諸所徵辦旬日，便集。晉帥許定國師噪當立斬之，以明軍法，亦不須奏事，辨威立疾驅渡河，中原土塞團結之徒不下數十萬，皆願自効。宜効宜毋問所從來，收而將之。」就左良玉於襄陽，約孫陝督犄。

角并進賊乃可圖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責救汴汴守堅未易下舍之乃所以救之也司徒曰如此是我先跋扈矣小子多言不宜在軍遣還吳道遇永城叛帥劉超挾之問曰與若有舊今獨不一言救超死耶方域曰君所坐不過殺一御史奈何據反今三輔有警君能兼行赴救負義之甲即勤王之旅勝固立功敗則以一死殉國策之上也急自縛往見吾父儻待奏命朝廷方姑息戎臣君未必死不然亦免族滅次也南歸率羣賊出永城門往來宛洛間觀變逋誅我即不言亦必為君畫者然如此則真反矣願君無以為意超服其言亦不殺也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嘗與吳應箕夏允彝醉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方域比周瑜王猛已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諱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既不見用乃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為詩歌古文論者謂其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其應制文尤自成一家從來作者皆不能兼獨方域兼之今觀其集非虛語也武威賈開宗撰

侯朝宗公子傳

方明季啟禎之間逆閹魏忠賢徒黨與正人君子各立門戶而一時才俊雄傑之士身不在位奮然為天下持大義者有四公子其人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如臯冒辟疆襄宜興陳定生貞慧與商邱侯朝宗方域而侯公子尤以文章著公子祖曰太常公執蒲父曰司徒公恂叔曰司成公恪皆以東林忤逆閹先後罷官而司徒公罹禍最酷下請室者再公子為司徒公第三子生而穎異讀書嘗兼數人幼隨司徒公官京師即慷慨盱衡好言天下大計束髮歸試輒冠一軍為文若不經思下筆千萬言立就偕昆弟輩及里中諸子創社雪苑與四方聲氣相應和一時有吳侯徐劉之目性豪邁不受羈束嘗讀書東園時太常公家居課諸孫嚴甚公子每携季弟逸出選伎徵歌數數然終不荒所業已以郡學生例入南雍應留都京兆試留都故佳麗地海內賢豪輻輳論交把臂馳騁於詩酒聲色之場公子遨遊其間人人引重無不願交恐後以是名益盛意氣殊自得也雅嗜聲技

解音律買童子吳閭延名師教之身自按譜不使有一字謬錯縱或賓延轟飲高
談雅辯滑稽嘲笑之時或對客揮毫賦詩屬文裁答東如流水耳聽目攝心度口
酬他人傍觀五色眩瞶而公子兼綜並理洋洋若平常脫或白雪偶乖紅牙稍越
曲有誤周郎顧聞聲先覺雖梨園老弟子莫不畏服其神也初司徒公亦留意於
此蓄家樂務使窮態極工致令小童隨侍入朝班審諦諸大老賢奸忠佞之狀一
切效之排場取神似逼真以為笑噓至是投老寂寞公子乃教成諸童挈供堂上
歡司徒公為色喜而里中樂部因推侯氏為第一也公子雖豪舉乎然心不忘家
國之故彌敦氣節詡詡負經濟頗思自見其才會大賊李自成蹂躪河南破四郡
圍汴急朝命起司徒公督師解汴圍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於是公子立進計請
用賜劍誅晉帥許定國以蘇師之罪而破文法斬一甲科守令之不應徵辦者庶
幾事集威行然後疾驅渡河收中原土塞團結之衆以合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
孫傳庭犄角並進則汴圍不救自解毋徒遵朝志之所向者其孰與幾之故特為